



## 近年情亦怯

■ 路来森

过年,是喜事,是乐事,是好事。但不同的年龄阶段,不同的生活环境下,每个人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。

最喜欢过年的,应该是小孩子。吃得好,玩得好,还可以收红包,他们能不高兴吗?成年人平日工作繁重,但也觉得过年好。毕竟七天假期可以交友、串亲、聚餐,这都是美好的事情。

老年人呢?闲暇时与一些老人聊天,谈及过年,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“现在最不想的事就是过年。”如今,我亦退休进入老年。对于老年人的感受,可以说是心有同感。我不会绝对排斥过年(也排斥不了),但总体来说,还是有点“怯”的——仿用宋之问那句“近乡情更怯”,叫做“近年情亦怯”。

“怯”在何处?

其一是忙。忙,则累。

现在的孩子,对老人越来越不够体谅,表现在过年时不会主动“找活干”。过年要购置年货、置办年礼、准备年夜饭,还要贴对联、挂灯笼、做供品。若生活在农村,还要打扫街道、庭院,清扫房屋的角色落落。可以

说,年活儿多多,零碎而杂乱。况且,购物时,不能一买而就,需要挑挑选选、甄别真假,不止一次地跑商店、赶集市。若孩子主动去干,老人只要在旁边指导一下就好了,不然老人只好亲自操劳了,断断续续要折腾好几天。年轻人或许不怎么样,但年迈的老人却会累得够呛啊。

其二是应酬。应酬叫人烦。

年老的人,喜欢安静,而且越是年老,你就越喜欢安静。喝茶,喜欢独品;喝酒,喜欢独酌;纵然无事,也喜欢一个人待着,读几页书,或者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。孤独,对于老年人来说,就是一种享受。

可一到过年,你就难以“孤独”了。各种各样的应酬是必然的,有些是根本躲不开的。首先要串亲,孩子们要看你,你也要看自己的长辈。我还有一个年逾八十的舅舅,每年大年初三,是必得要去探望的。聚餐招待客人,年轻时感觉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但当你老了,就不但不觉得美好,而且还感觉叫人生烦了。不得已的客气,不得已的套话,不得已的觥筹交错,真是叫人不胜其

烦。

其三,也是最重要的——“岁月是一把无情的刀”。年轻人过年,是一年一个新奔头儿;老年人过年呢,则是过一年少一年,越过越老,越老越衰。纵使你心中有再大的“雄心壮志”,亦是不能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实如此,难免叫人心生一份沮丧,“情怯”,也就很自然了。

其实,日常中,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:人越来越老,该怎么办?是随波逐流,流入庸俗,还是燃烧自己,发挥余光余热?

我在“怯”中,更多的是反省,是自警。我不会再像年轻人那样终日为自己“励志”,乃至于豪言壮语;我将直面现实,从每一天做起,从每一件实事做起,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,真正把白石老人的“不教一日闲过”落到实处。

人老了,做永远比说更重要。  
“近年情亦怯”,我在“情怯”中,不断自省、自警、自励,力争让余生的每一年,都结出一定的成果。

■ 马健

## 年,是一种味

离别伤,话语长,年味绕,馒头香。年越来越远,对家乡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。

年就像一坛陈年老酒,飘着香醇,溢着思念,散发着诱人的味道。只要看它一眼,闻它一下,尝它一口,就会久久不能忘怀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年在春天的推动下,一步步前行,虽顶着寒风,却充满温情。游子们从四面八方归来,听一声浓郁的乡音,喝一口家乡的清水。一个拥抱,一份感动,他们在迎接春天的日子里感受着重逢的喜悦。年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,任何事牵绊不到的,因为他们在外多时,早已归心似箭,迫不及待,乡愁化作了一张张暖手的手套。

年让家乡变成另外一种味道。一副副红色的对联,一张张灵动的红剪纸,一盏盏耀眼的红灯笼,村落里充满着红色的年味。喜鹊似乎特别灵巧,在村口的小树上叽叽喳喳,迎接游子;懒惰的狗儿也变得勤快起来,欢快地叫着,摇着尾巴跟在游子的后面,品尝着久违的亲近;小花猫上蹿下跳,喵喵声不绝于耳,跟游子亲密撒娇;最欢乐的还是村上的孩子,他们跟在久未谋面的叔叔阿姨后面,期盼着那份礼物……当然,最为激动的还是家乡的亲人。看到归来的孩子,老人们泪眼迷离,愣着半天却说不出话来。

年,在一瞬间,仿佛是被注满的河水,一下子倾泻下来,顺着家乡的道路,顺着村庄的河流,顺着故园的呼唤,如同烈火一般燃烧。年的味道摆到了酒桌上,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,拿着筷子边吃边谈。高潮迭起时,还会情不自禁放声歌唱,一曲未尽,已然泪流满面,喊一声爹娘更是愁肠百结。乡情在这“年”的演绎下,被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年,如同一座港湾,让在外的游子都有了一个情感的家园。温馨、惆怅、幸福,醉卧在家乡的怀里应有尽有。只要回到家乡,一切繁华皆是浮云,一切问题都成了易事,一切空间没了距离,只有浓如酒、醇如蜜的真情。游子们喜欢把家乡当作精神家园,或许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感觉,在尘世间安放一颗烦躁之心,让一切归于平淡与安详。在年的支撑下,人们才会察觉到人生别样的味道。

年,是民俗传统,是家乡人的文化符号,也是游子们在外奋斗后回归的沉淀节点。是年,唤回了游子的归乡之心;是年,让大家寻找到了岁月长河里的记忆;是年,激起了人们的幸福感。原来,在生我养我的地方还有家乡人的期盼,在外漂泊的日子才不会觉得孤寂。

一声声召唤,一种味道,一次次归乡,一年年幸福。年如同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,载着人们从一个幸福的车站,奔向另一个幸福的车站。这趟列车上,总会有不一样的味道,温馨如斯,绵延不绝。

## 回家的车票

■ 子安

春节临近,我的心随着日历上跳跃的日子一起躁动不安。在万家灯火的时刻,家是最温暖的港湾,回家的车票成了通往温馨的通行证。

小时候,对春节的期待总是伴随着新衣和压岁钱带来的喜悦,对于车票的概念是模糊的。父亲总会提前几天买好车票,然后我们一家人挤上了绿皮火车,颠簸着穿过山和水,一路向家的方向奔去。那时候的车票在我心中,不过是一张小小的纸片。

长大后,我离开家乡,独自在外漂泊。每到年关,我就能真切地体会到那张车票的分量。它不再是一纸简单的凭证,而是一段漫长旅途的开始,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寄托,承载着一年中最深切的期盼。握着那张回家的车票,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对家的渴望,是对亲人的思念。

春节前夕的车站总是特别拥挤,人们排着长队只为了一张能够回家的车票。列车穿梭在冬日的寒风中,我透过窗户望向外面模糊的风景,每一寸后退的轨迹都是家的接近,每一声到站的广播都似乎在讲述着归家的情感。车厢内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,却有着同样的目的——回家。

邻座是一位年迈的老人,他紧握着车票,眼神里满是对儿女的期盼。他告诉我,这是他连续第三个年头独自乘火车去往孩子们工作的城市过年。话语间,老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寂寞,但更多的是对家人团聚的期待。我默默地聆听,心中涌起莫名的感动。是的,无论

岁月如何更迭,父母对子女的牵挂永远不会改变。

对面的小女孩兴奋地蹦跳着,她的母亲正耐心整理着行李。女孩向我展示手里拿着的车票,这是她第一次乘坐动车去和远方的父亲团聚。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与激动,对她来说,这张车票不仅是一次旅行的开始,更是一段新记忆的开始。

车票,有时候也是一种信仰。在外闯荡的日子里,我曾无数次感到迷茫和孤独,但只要想到家中那张熟悉的饭菜,想起父母温暖的笑脸,所有的苦累仿佛都烟消云散。车票是一次次重逢的预告,是我与家之间不断的纽带。

岁月流逝,科技发展,购票的方式在不断变化。从最初的窗口排队到现在的网络预订,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,但代表的意义从未改变。它是远行者的牵挂,是游子的情怀,是每个普通人对幸福生活的简单追求。

当列车终于缓缓停靠在家乡的站台上,我深吸一口气,带着满满的期待和幸福迈下车厢。眼前是那片熟悉的土地,耳边是那些温暖的声音,我知道,这一刻我已经回到了最温暖的港湾。手中这张回家的车票似乎比以往更加珍贵,它不仅代表着一趟简单的迁徙,更是心灵归宿的象征。无论世界如何变迁,这张回家的车票,永远是我最为宝贵的财富。

## 想象我是一名游子

——感受铁塔夜市

■ 刘学

想象我是一名游子  
故乡没有嫌弃我空空的行囊  
整条街的热情瞬间包裹了我  
我看到和我一样青春的脸庞  
闻到和我一样夜不成寐的家乡味道  
听到和我一样走四方声音

记忆在台阶上弹琴  
单相思变成了立体的欢唱  
我揣着兜随着人潮涌动  
漫天的星光与数不尽的美食  
温暖的胃  
抚慰的是心

这梦里水乡  
能否还能遇到美丽的胭脂姑娘  
一诉衷肠

## 春节,坐火车回家

■ 岳慧杰

自从头天晚上收到哥说“第二天准备回家过年”的信息,我激动得辗转反侧,一夜未眠,想着家里的人和事。

第二天,我们早早地坐上网约车来到火车站。春节前的火车站,标配就是大包小包的行李。有衣着光鲜、笑意盈盈的一家三口,我猜是外嫁的女儿要回娘家;有三五成群,衣着朴素,笑容憨厚,看起来像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;更有耄耋老人在儿孙呵护下,拄着拐杖端坐在等候室的候车椅上,微笑着凝神静思……他们的身份不同,生活轨迹迥异,但目标出奇一致:回家团聚,过年。

火车就像一个大的“分流器”,不同的班次到不同的目的地。刚登上火车的时候,想着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,心里突然有一些不舍。于是,我来到窗前,近乎贪婪地看着周围的环境,想要把这些也一起带回家过年。当火车缓缓开动,心情激动、兴奋,心就好像一下子飞了起来,真希望一下子就能回到家里。

“啤酒饮料矿泉水,花生瓜子八宝粥,把腿收一下,各位让一下。”再次听到这样熟悉的声音,我会心地一笑。我一直以为,声音是有着感情的。曾经,待在家里,听到家乡的语言总是习以为常,偶尔还会觉得叽叽喳喳,令人心烦。但身处异乡,偶然走在大街上听到一句家乡话时,便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四处找寻,此时的心情就像见到了亲人般激动……在外多年,我似乎越来越理解了一首诗的含义: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乡音,永远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底色。

火车启动后,便开始了一站一站的经停。同样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群,挤挤攘攘,上车下车……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啊,乘坐同一列人生列车的,有的人能陪自己走很远,就像我们的亲人朋友;更多的人不期而遇,只是生活中的匆匆过客而已。每次列车停靠,我总是立刻来到窗前,搜寻那些从火车上走出的旅客。也许前一秒,我们还是同一列火车的旅伴,而下一秒,便要各奔东西,甚至此生都再难相见。想到这,我有点怅然若失,便会目送他们走出很远、很远,直至最后再也看不见。

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。”

下了火车,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,我的心情是复杂的:刚登上火车时,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兴奋的,而如今回到故乡,我的心情依然是激动兴奋,但多了一份紧张。见到父母,第一句话该说什么?该怎样和街坊邻居打招呼?

回家的路上,街头满是售卖的大红灯笼、红对联以及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。感受到这热热闹闹、喜庆和谐的过节氛围,不禁莞尔:回家,真好。

“回家感觉真好,别管世事纷扰。”

汽车车门打开,看到了早早来到村口迎接自己的父母。他们略显苍老的面庞和熟悉的微笑,一瞬间就拂去了我回乡路上经历的疲惫和麻烦。此时,留在我心里的唯有感动和心疼。世间最是家乡亲,天地唯有父母近。



# 回家过年